





曾鈺成

追夢創新天

早表明不再角逐連任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，議會生涯進入倒數階段，籌組的倡議型智庫，籌備工作如火如荼。明年已屆七十的他，面對人生下半場，仍不言休，這位在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，笑談人生不同關口，往往充滿歷史意外。港大一級榮譽畢業，考獲獎學金原擬留學美國，卻遇世界學運浪潮留港執教鞭。

一教三十年，以為在教育界貢獻一生，卻遇上九七回歸，由創立民建聯到成為立法會主席。縱橫教育界及政壇多年，作為議會元老見證拉布剪布，他語重深長勸勉年輕人要定下人生理想，卻「不要做理想的奴隸」。「沿途的分岔路，可能別有新的天地」。而他，正是那個在無數分岔路上找到康莊人生的過來人。

走進他位於立法會一樓那偌大的主席辦公室，生肖屬豬的曾鈺成，牆上掛著大幅由名畫家韓石畫的「老虎畫」。曾主席曾說過，愛煞「伴虎」，只因自覺老虎旺他。卸任在即，他打趣謂仍會「留守議會」，不過就會留駐公眾席「剝花生」，「睇吓新一屆主席如何主持會議。」他已答應秘書處主持「新議員 O camp」，待九月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誕生，會以過來人身份參加「迎新」，與新一屆的議員分享經驗及教訓。

人生轉捩點都在計劃以外

「我人生當中最重要數個轉捩點，我完全估計不到，誰估計到我讀大學時會發生六七暴動呢？誰想到我畢業時，全世界學生運動風起雲湧，中國亦發生文化大革命呢？我安安樂樂教書，對教學產生興趣，累積些經驗，學校晉升我做副校長、校長時，又出現香港回歸問題，然後是六四事件，這些都無規劃過，但每一件發生的大事，都直接衝擊我個人的事業發展計劃。」

夢想成為科學家貢獻社會

曾鈺成曾經出席賽馬會獎學金頒獎典禮擔任演講嘉賓，馬會獎學金自九八年成立以來，已有近三百五十名同學獲頒獎學金。他對得獎學生提到年輕時曾夢想成為科學家，並鼓勵學業卓越而有服務精神的出色學生，珍惜機會追尋夢想。「憑努力考到獎學金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我的同輩同學，不單只我，好多考到獎學金，最後亦取得成功。」

「一個人如果無夢想、理想或追求的目標會是好悶的事，可能每日只是返學、讀書和考試，如果有追求的目標，玄一點講，人生會有多一重意義。」大學二年級那年，他就找到自己人生的意義。「跟媽媽返廣州，與內地親戚傾談，知道內地需要科技人材



由中學校長到立法會主席，曾鈺成與年輕人的接觸從未間斷。
(攝於1998年)



生肖屬豬的曾鈺成，偏愛「伴虎」。

參與建設。」六十年代國家仍然很窮，有志青年都希望出一分力建設國家民族，讀書成績標青的曾鈺成，科學家夢由是燃起。「希望為國家發展做多一點，研究結果對世界有用，比單單做一份舒舒服服的工作更有意義。」

理想幻滅 遇康莊岔路

六八年香港大學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，他當年考獲獎學金，原擬美國繼續升學，卻遇全球學運浪潮，大學紛紛停課，留學美國的計劃暫擱，遇上培僑中學聘請數學老師，誤打誤撞執起教鞭。「那時年輕，血氣方剛，當時無諗過放過那次出國深造的機會，可能同樣的機會永遠不會再有。」那時有個教授就曾勸他說，二十出頭、剛大學畢業，是做學問的黃金時間。「那時聽不入耳，覺得天生我材，放棄了機會，明年、後年再去就是，無諗過會教一世書。」

那時培僑設宿舍，他這個初生之犢，就抱著大堆大學數學書，住進宿舍。「那時覺得，讀數學，不用實驗室，可以一邊教書、一邊鑽研究數學。」只是半工讀的生涯，沒讓他重回學術的跑道，做不成科學家，也做不成數學家，他直言間或感到遺憾，但從無自怨自艾。一條教育的路，由數學老師到晉升為副校及校長，愈走愈有興趣，也愈走愈康莊。



曾鈺成指少年時代家人唯一支持他的課外活動是參加童軍，令他從中學了如何處理現實生活問題。圖為他 1960 年出席童軍儀式（右）及參加第十旅露營。

（曾鈺成提供圖片）



「我曾想讀一個法律學位，但係一路工作，一路去讀法律，就好辛苦，結果並無讀成，應該讀三年 12 張卷，我讀了兩年，讀了八張卷，到第三年呢就放棄。後來從政，出任臨立會議員，也是無心插柳，卻又柳成蔭。第一次零經驗參選輸了，願意學，又真的搵到參政樂趣。」

有理想但不做理想奴隸

「並非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幸運，實現到自己的夢想。」他作為過來人語重深長勸勉年輕人要有理想，但「不要做理想的奴隸」。「沿途或有很多岔路，可能別有新天地。」事實上，他正是那個歷遍岔路，對選擇的路勇於承擔，找到康莊人生的過來人。

「與其為失落的東西懊悔，不如放開懷抱，如何把握眼前有的機會發揮，做到最好。我個人比較實用主義，好現實，覺得後悔無用，行緊這一步，由上一個方格行到這個方格，只會想，如何可以在這個方格行得好一點。」

馬會推出「青年生涯規劃」，因應年輕人的個人才能及興趣，鼓勵他們尋覓發展方向。

由中學校長到從政，曾鈺成說多年的議會生活，與年輕人的接觸從未間斷，不單學校的邀約統統來者不拒，每兩星期，他還會主動邀請小學或中學生，參觀立法會大樓。「好相信人的思維能力，透過與不同人傾偈，自己自不然會得到啟發。」好奇的年輕人主動提問，他樂意回應。「對於教育工作，我一直好有興趣。但議會工作，則讓我接觸好多不同背景的人，聽到好多嘢，這些是我在學校不會有的機會。」

他認為不同年代的年輕人，成長均受社會環境影響，特別香港社會，受中國及國際環境影響甚巨。「我畢業的年代，學生運動席捲全球，美國反越戰、法國有大規模的學運，六十年代出來的年輕人大都被視為反叛的一群。」到七、八十年代，社會趨穩定，畢業生從商者眾。「經濟發展好，年輕人傾向保守，在大學努力學習就保證有好的職業、穩定的生活，八十年代出來的年輕人比較務實，比較多走入商界。」

到九十年代畢業的一代，經歷八十年代政治變動，蘇聯解體、第三波民主化，香港亦面對回歸，更多關注政治問題。「就是過去幾年，國民教育及普選，多年年輕人參與，其實亦離不開社會環境。」



曾鈺成（前排左四）擔任 2010 年賽馬會獎學金演講嘉賓，與一眾得獎畢業生及時任馬會主席施文信（前排左五）、馬會副主席周永健（前排左三）、馬會董事陳南祿（前排右六），以及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（前排右七）合照。

港缺從政人才 創智庫補不足

多了年輕人從政，他說肯定是好事，但他認為比例仍然不算高。「一百個大學生之中，可能無一個從政，上年區選，幾十個人參選，選到的不足十個，相對以前是多了一點。」今時今日多了學生發聲，甚至有激烈的言行，但涉及的只是少數學生，他認為毋須視作一種現象。「其實任何社會，都不會大多數人參與政治，除非好似文化大革命的時代。」

卸任之後，他矢志利用多年的從政經驗，培育政治人才，由幕前退居幕後，繼續為香港出謀獻策。

香港缺乏政治人才，曾鈺成承認問題嚴重。「回歸之前，好多重大決定根本無需公開諮詢，在殖民地管治的時代，公務員隊伍都是有效率的行政人員。」他認為回歸之後，情況不同，挑戰是如何將政治理念落實為政策主張，爭取支持，香港絕少這方面的人才，是因為過去根本不需要。

他認為體制上改變急不容緩。「我最記得回歸之後，我做議員不久，遇到幾個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學生，表示有興趣參政，但無論過入政黨，他們畢業後第一時間考AO，入體系之內，養成的只是公務員心態。」

退居幕後造王跑馬仔還看2017

「現有體制無途徑俾年輕人建立從政事業，區議員一屆四年、兩屆八年，之後何去何從？立法會議席有限，像我一樣的老人家如果不退，年輕人好難再上。其他國家、地區，有所謂旋轉門，



立法會足球友誼賽見證曾鈺成（左）動感的一面。（曾鈺成提供圖片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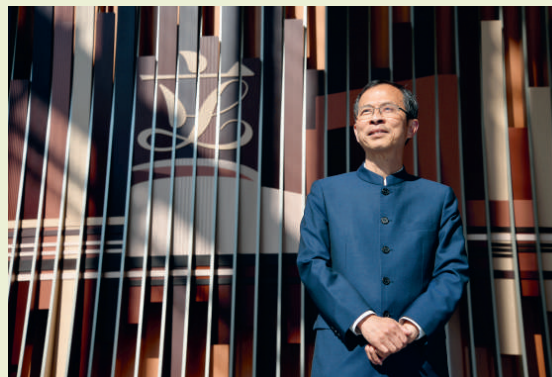
就讀香港大學期間，曾鈺成（右一）在1966年大學開放日時於學生宿舍「盧迦堂」（Lugard Hall）留影。（曾鈺成提供圖片）

不再參選可加入智庫，參與政策研究。美國的議員，背後團隊猛過議員本身，議員出去做演員而已。」早表明不再角逐連任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，籌組的倡議型智庫，就是希望為香港培訓政治人才。

「新智庫的工作其實已經開展，研究團隊已有近十個人。」他透露重點研究如何改善特區的管治，解決一國兩制內裡的矛盾，希望做到一套比較完整的綱領，讓明年參選行政長官的候選人，起碼希望會有一個候選人，以這綱領來作為參選政綱。」

寧願退居幕後「造王」，曾鈺成重申無意「跑馬仔」參選特首，又打趣謂明年已屆七十，參選特首太老。「這個年紀適合做美國總統，但不是行政長官。」

「我本身唔係一個謙虛的人，真的不大適合做特首，寧願做自己勝任的工作好過。」在他眼中，特首需符合三大條件，包括中央信任、香港人支持，以及有政績顯示「做得掂」。似乎曾鈺成本人，也相當符合以上條件，在「never say never」的政圈，新任特首會是誰？香港的政治形態又會如何演變？他會否再在分岔路中找到新的出路？



擔任立法會主席，曾鈺成見證各種風風雨雨。

訪問現場片段，請瀏覽：



肯定馬會在教育上的貢獻

曾鈺成從事教育工作多年，見證本港不少大專院校的教學大樓，以致中學校舍及設施，均由馬會捐助興建。除了「硬件」，曾鈺成認為教育上的「軟件」，對年輕人同樣不可或缺。「好簡單，如果要到其他地方去交流，就要錢啦。比如參加特別的課外活動如風帆訓練，是昂貴的，普通家庭根本難以負擔。馬會除了資助興建硬件設施，還包括提供軟件資助，特別是基層家庭孩子的課外活動支出。」

現時，中學著重「其他學習經歷」，曾鈺成指出，這些學習確實可擴闊學生的視野。「在我的讀書時代，課外活動是奢侈品，屋企支持唯一的課外活動是參加童軍，學懂處理到好多生活遇到的實際問題，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珍貴的經驗。」

「馬會提供資源，對年輕一代全面發展有幫助，今日社會，對年輕人要求高，全人發展極為重要。」他認為有需要將「其他學習經歷」融入教育課程。

「今日如果你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，有良好的文化知識、個人品格和課外活動的能力，但向上流動的機會，與廿年前比較，還是較為艱難的。」面對現時激烈競爭，他認為社會對年輕人最好的關心，莫過於創造更多機會給年青人，助他們發展潛能。馬會支持的「賽馬會創不同」學院及「賽馬會鼓掌·創你程計劃」等項目，都是鼓勵青年人跳出框框，善用創新思維，甚至創業。



中學時代的曾鈺成（中）在聖保羅書院的花園與同學合照。
（曾鈺成提供圖片）

後記

查詢馬會老人服務

「舞后」太太嫌笨手笨腳

離開議會在即，向來「淡定有錢剩」、在議會內面對風風火火，一樣穩如泰山的曾鈺成，自言亦感依依不捨，說要趁離開議會前到處拍照留念，又打趣問馬會有無服務適合他這類七旬老翁，最好是「可協助長者再就業」之類！認真幽默。

政壇悍將口若懸河，但說起感情生活就三緘其口。有指現任太太伍嘉敏開設舞蹈學校，二人是培僑教書時的舊同事，在學校籌款晚會重遇，親睹女方妙曼舞姿而再續前緣。問他的「舞后」太太，有沒有教他一招半式，曾鈺成即時擔天望地，推說太太「嫌他笨手笨腳」，不願教他跳舞。

建立一個有 intellectual content 的博物館

「如果你問我有甚麼遺憾，就是年青時沒有機會接觸藝術。我認為音樂、藝術都是屬於人類智慧創造或者成果。如果有個博物館，凝聚到 intellectual content 人類智慧的內容，我都有興趣，文化當然可以，數學博物館亦可以，單是儒家文化，都已經可以做一個內容非常豐富的博物館。」

數學與邏輯

「我從政以後，第一個發現，就是數學的邏輯於政治上是完全不可行的。因為政治完全不是講求邏輯，我從政以後，周圍的人經常批評我們沒有用腦袋思考，其實還要用心呢，腦袋就是指邏輯思維的方式，而心就是指感情。說話是要講感情，從政則要用心來說話，不是用腦袋來說話。」

魯迅文章的新體會

「不同年齡都有新體會，就像我年青時有一段時期閱讀很多魯迅的文章，當時認為不能稱魯迅為政治人物，他最多是一個文人，到我年紀漸大，卻覺得魯迅寫的文章有些太過尖酸刻薄，不夠溫柔敦厚。」